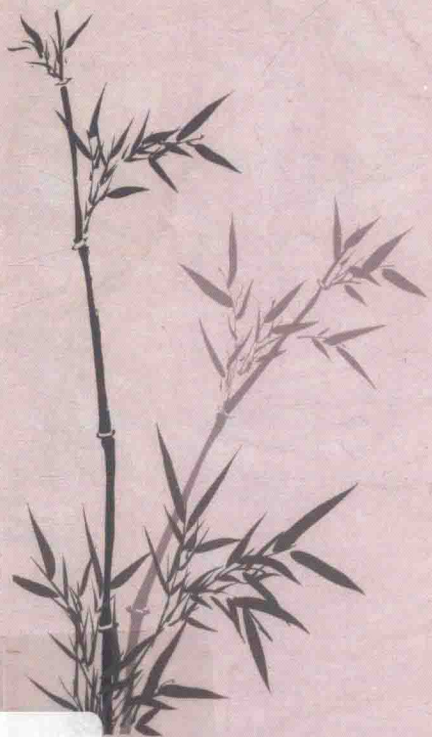


《白雨齋詞話》校勘研究

趙瑾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BAIYUZHAI CIHUA JIAOKAN YANJIU

《白雨齋詞話》校勘研究

趙 瑾 著

河南大學出版社

• 鄭州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白雨齋詞話》校勘研究/趙瑾著. —鄭州: 河南大學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649-2284-9

I. ①白… II. ①趙… III. ①詞話—中國—清代
②《白雨齋詞話》—校勘—研究 IV. ①I207.2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303761 號

責任編輯 孫增科

責任校對 吳紅霞

封面設計 郭 燦

出 版 河南大學出版社

地址:鄭州市鄭東新區商務外環中華大廈 2401 號

郵編:450046

電話:0371-86059712(高等教育出版分社)

0371-86059713(營銷部)

網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鄭州市今日文教印製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藝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張 13.875

字 數 348 千字

定 價 39.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河南大學出版社營銷部聯係調換)

前 言

清代是中國學術的登峰時期，大家紛呈，著述極豐。在詞學理論及詞學批評中，流派眾多，大家林立，觀點不一，論辯激烈。因此，對清代詞論的研究也就成為詞學理論研究及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研究中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陳廷焯撰寫的《白雨齋詞話》是中國古典詞學批評史終結前重要的詞學理論著作之一，也是中國文學批評史、詞學史及詞學批評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

《白雨齋詞話》內容豐厚，所論切中肯綮，與名極一時的況周頤的《蕙風詞話》、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并稱晚清三大詞話。《白雨齋詞話》的研究者眾多且對其研究歷經百年而不衰。但可惜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白雨齋詞話》的研究者所依據的大都是光緒二十年（1894年）刊行的、經過陳廷焯的父親刪并後的八卷本《白雨齋詞話》，特別是唐圭璋先生把其收入《詞話叢編》後，該版本更成為研究者最重要的依據。而對陳廷焯的手稿完整本——十卷本《白雨齋詞話》的校注，只有1983年齊魯書社出版的屈興國的《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一書。屈本的注釋豐富，比校詳細，在注釋時對八卷本與十卷本進行了對比，但不夠完整，且對刪並處無注明，該十卷本對有些朱筆改字亦未注出，如“自序”中“雕搜物類，探討蟲魚，穿鑿愈工，風雅愈遠，失之三也”中的“搜”字，十卷本中朱筆改作“鍤”，八卷本從；有些標注不甚準確，如十卷本卷一第八則“又東坡〔洞仙歌〕，只就孟昶原詞，敷衍成章，所感雖不同，終是依人作嫁，《詞綜》譏其有點金之憾，固未為知己，而《詞選》必推為傑構，亦不可解”中“終是依人作嫁”，屈本誤為“終嫌依人作嫁”，八卷本又改作“終嫌依傍前人”。其餘不一而

論。本書盡量彌補不足，為詞學研究略盡綿薄之力，但本人才疏學淺，缺點在所難免，故拋磚引玉，以待方家。

目 錄

前 言	(1)
第一章 陳廷焯及其《白雨齋詞話》	(1)
第一節 家世與生平	(1)
第二節 陳廷焯的詞學派別	(3)
第三節 陳廷焯與《白雨齋詞話》	(6)
第二章 十卷本《白雨齋詞話》點校	(9)
自 序	(9)
白雨齋詞話 卷一	(10)
白雨齋詞話 卷二	(29)
白雨齋詞話 卷三	(51)
白雨齋詞話 卷四	(71)
白雨齋詞話 卷五	(90)
白雨齋詞話 卷六	(107)
白雨齋詞話 卷七	(125)
白雨齋詞話 卷八	(144)
白雨齋詞話 卷九	(166)
白雨齋詞話 卷一〇	(185)
第三章 十卷本、八卷本《白雨齋詞話》對校及研究	(207)
第一節 十卷本、八卷本對較	(207)
第二節 八卷本刪并內容研究	(257)

附 錄 八卷本《白雨齋詞話》	(262)
白雨齋詞話敘	(262)
自 敘	(263)
白雨齋詞話 卷一	(265)
白雨齋詞話 卷二	(283)
白雨齋詞話 卷三	(303)
白雨齋詞話 卷四	(324)
白雨齋詞話 卷五	(344)
白雨齋詞話 卷六	(377)
白雨齋詞話 卷七	(399)
白雨齋詞話 卷八	(416)
參考文獻	(435)

第一章 陳廷焯及其《白雨齋詞話》

第一節 家世与生平

陳廷焯，原名世焜，字耀先，一字亦峰，另字伯與。江蘇丹徒人，流寓泰州，居於泰州八字橋。生於清咸豐三年（1853年），歿於光緒十八年（1892年），享年僅四十歲。光緒十四年（1888年）戊子科舉人。

陳廷焯在短暫的四十年生涯中，經歷了中國歷史進程中的多個重大事件：道光二十年（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西方列強用炮艦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使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並促進了自然經濟的解體，影響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中國知識分子強烈的憂患意識影響了傳統的學術文化，也影響了學人的學術思維，陳廷焯就“嘗言四十後當委棄詞章，力求經世性命之蘊”^①，雖由於早歿未能如願，但這反映了陳氏的思想變化並影響了陳氏的詞學觀念，加速了其詞學理論的成熟；咸豐元年（1851年）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加速了清政府的瓦解，促進了封建社會的崩潰；咸豐六年（1856年）爆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開展了洋務運動，希望用資本主義的先進技術維持腐朽統治；光緒八年（1882年）中法戰爭爆發，由於清政府的腐敗、懦弱，使“中國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清政府與法國簽訂《中法新約》，中國西南門戶被打開，列強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光緒二十年

^① 王耕心：《白雨齋詞話敘》，見唐圭璋：《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784頁。

(1894年),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這場戰爭以中國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而告終。中華民族陷入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

陳廷焯就是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中經歷了他作為知識分子的短暫的一生。史料對陳氏的一生記載不多。《丹徒縣志摭餘·儒林文苑》《續丹徒縣志·文苑》《泰州志·人物流寓》等史料中有其小傳。陳氏其人天資聰穎,勤於讀書,為人摯厚,品行端正,“亦峯天資醇厚,篤內行,與人交,表裏洞然,無骯骯之習”^①,“真意懇摯,決其為宅心純正之士”^②俱是其友之評價。陳氏有憂國之心,俠豪之氣,縣志中也有記載,“性磊落,有豪俠天資穎異,博覽全書”^③,“性磊落,敦品行,素有抱負,尤能豪飲。嘗念朝政不綱,輒中宵不寐,痛飲沉醉”^④。時代的烙印影響著陳廷焯的詞學觀的形成。

陳廷焯一生遊歷頗廣,且喜愛廣泛交友,每到一處特別喜歡以文會友,結識了眾多當時負有盛名的文人,如莊棫(中白)、汪懋琨、王耕心等,特別是和莊棫的交往,對陳廷焯的詞學觀的改變有極大的影響。在他和這些人的交往中,陳氏不斷改變、發展、豐富自己的詞學觀,逐漸使自己的詞學觀念成熟并形成體系。陳廷焯有詞選《云韶集》并附錄《詞壇叢話》,編選詞集《詞則》二十四卷,錄唐至清代詞人的詞四百七十多家,撰《白雨齋詞話》十卷。

① 王耕心:《白雨齋詞話敘》,見唐圭璋:《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748頁。

② 汪懋琨:《白雨齋詞話敘》,見唐圭璋:《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747頁。

③ 《續丹徒縣志·文苑》(民國十九年),見屈興國校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下),齊魯書社,1983年版,第852頁。

④ 《丹徒縣志摭餘·儒林文苑》(光緒十六年),見屈興國校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下),齊魯書社,1983年版,第852頁。

第二節 陳廷焯的詞學派別

清代詞壇上時間最長、影響最廣、最深遠的詞學流派當為浙西詞派。這是一個與盛世相生相長的詞學流派，深切契合清代統治者特別是雍正所頒上諭中對著文的“清真雅正”之要求和標準。浙西詞派起于康熙朝，盛于雍正、乾隆間，並波及嘉慶、道光朝，可謂占清代詞壇主流最久的一派。該詞派發展前期以浙江人曹溶、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為代表，陳廷焯說：“國初多宗北宋，竹垞獨取南宋，分虎（李符）、符曾（李良年）佐之，而風氣一變。”^①此“一變”主要是指浙西詞派提出了與雲間詞派和陽羨詞派大為不同的詞派主張。朱彝尊與同鄉汪森（字晉賢，號碧巢）共同選錄了《詞綜》，“庶幾可一洗《草堂》之陋”^②，隨後《浙西六家詞》的刊行奠定了浙西詞派的理論基礎，使浙西詞派成為詞壇主流。至乾隆前中期，浙西詞派以厲鶚（字太鴻，號樊榭）為代表，明確地提出了“雅正”理論在審美、創作方面的標準，詞派影響達到鼎盛。厲氏對朱彝尊推崇備至，兩人合稱“朱厲”。浙西詞派後期以吳錫麟、郭麐為代表，嘉慶、道光年間以戈載為首的“吳中七子”可看作浙西詞派的餘緒。浙西詞派崇尚醇雅的審美標準，推尊並首倡南宋，提出以姜（夔）、張（炎）為宗，倡導清空騷雅的詞風。

康乾盛世在乾隆後期已經轉向衰微。一些清醒的、有政治敏感性的知識分子面對逐漸暴露的衰敗之象，漸生危機意識。尤其是嘉慶、道光兩朝后，中國社會內憂外患，戰亂頻仍，時代、社會的

①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北宋南宋不可偏廢》，見唐圭璋：《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825頁。

② 朱彝尊：《孟彥林詞序》，見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十，《四部叢刊初編》，1929年影印本。

變化，內心的鬱悶、苦楚，個人的身世感受，等等，使詞人、詞論家無法再以清空騷雅的詞風與清雅的詞論標準要求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浙西詞派末流更以南宋為標榜，益發走入重形式、輕意格的道路。變亂的社會現實使知識分子不得不拋棄歌詠太平的文學觀念，詞創作及詞學理論的不合時宜並走向衰微也要求詞學觀念要發生轉變，以期更適合這種新的社會狀態、思想潮流下的變革。於是，在此基礎上，一個新的、比較能夠適應社會思潮的詞派——常州詞派便應運而生。

常州詞派以江蘇常州籍的詞人為主要成員，開創者張惠言與其弟合編的《詞選》成為開宗立派的代表。前期以張惠言為代表，中間經周濟、董士錫等相勵揚，後期主要以譚獻、莊棫、陳廷焯成就斐然，其中莊棫和譚獻還被合稱為“莊譚”，該詞派一直綿延至清末民初，王鵬運、鄭文焯、況周頤、朱祖謀四大家發揚常州詞派的餘緒，形成清代詞學理論和創作的新的高峰。常州詞派要求“尊詞體”，在詞創作上要反映現實社會生活，在詞論中舉詩詞同源，使詞和《風》《騷》的文學精神相一致，承載社會的教化功能和政治功能；常州詞派要求詞創作要崇比興，有寄託，要意內言外，微言大義，等等。

陳廷焯是光緒戊子（1888年）科舉人，最初學詞是受浙西詞派影響的，他選歷代詞人一千一百餘家，編選詞作三千四百餘首，名為《云韶集》（二十六卷），自謂選詞宗旨“以竹垞（朱彝尊）太史《詞綜》為準”^①，“悉本先生（朱彝尊）《詞綜》，略為增減，大旨以為宗，所以成先生之志也”^②。此時陳氏的詞學思想和主張還與浙西詞派一致，持論也多因襲朱彝尊《詞綜》的內容。

陳廷焯在編選《云韶集》兩年后的光緒二年（1876年），開始

① 陳廷焯：《云韶集自序》。

② 陳廷焯：《云韶集》卷十五。

了和同鄉也是其姨表叔的莊棫(中白)的交往,詞學思想開始發生巨大變化。兩人言談極為相投,每每談論甚深。莊棫和譚獻是常州詞派後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好友,譚、莊、陳三人互為呼應,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學術活動中心,陳廷焯成為常州詞派的主要人物,其詞學觀點也補充、發展了常州詞派的理論。

陳廷焯說:“近人為詞,習綺語者,託言溫、韋。衍游詞者,貌為姜、史。揚湖海者,倚為蘇、辛。近今之弊,實六百餘年來之通病也。余初為倚聲,亦蹈此習。自丙子年與希祖先生遇後,舊作一概付丙,所存不過己卯後數十闕,大旨歸於忠厚,不敢有背風騷之旨。過此以往,精益求精,思欲鼓吹蒿庵,共成茗柯復古之志。蒿庵有知,當亦心許。”^①陳氏把“習綺語者”“衍游詞者”“揚湖海者”看作“近今之弊,實六百餘年來之通病也”。檢討自己“初為倚聲,亦蹈此習”,從此脫離浙西詞派的主張,“張氏詞選,不得已為矯枉過正之舉,規模雖隘,門牆自高。循是以尋,墜緒未遠”^②,轉入了常州詞派,並逐漸形成了自己成熟、明確的詞學觀念。在其後的時光中,編選了《詞則》二十四卷,並最終撰《白雨齋詞話》十卷,詳細論述了所著書的理論淵源、詞學觀點和寫作緣起:“張氏詞選,不得已為矯枉過正之舉,規模雖隘,門牆自高。循是以尋,墜緒未遠。而當世知之者鮮,好之者尤鮮矣。蕭齋岑寂,撰詞話八卷,本諸風騷,正其情性。溫厚以為體,沉鬱以為用。引以千端,衷諸一是。非好與古人為難,獨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於中,為斯詣綿延一線。”^③從其中觀點“本諸風騷,正其情性。溫厚以為體,沉鬱以

①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余思鼓吹蒿庵》,見唐圭璋:《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885頁。

②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自敘》,見唐圭璋:《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750頁。

③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自敘》,見唐圭璋:《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750~3751頁。

為用”可看出常州詞派對其影響。

第三節 陳廷焯與《白雨齋詞話》

縱觀陳廷焯的一生和治學道路,《白雨齋詞話》是其最重要的思想結晶,也是其最有成就的一部著作。

陳廷焯光緒二年(1876年)結識莊棫後改弦更張,轉而宗常州詞派,并自光緒六年(1880年)開始用十餘年的光陰,編選了《詞則》四集二十四卷,分《大雅》《放歌》《閒情》《別調》集,選錄唐代至清代詞四百餘家,詞作兩千三百餘首,并在此基礎上作《白雨齋詞話》十卷。但此十卷本在陳氏生前未付刊印,其外甥包榮翰云:“榮請付梓,以公諸世。舅氏不許,謂於是編歷數十寒暑,識與年進,稿凡五易,安知將來不更有進於此者乎。”^①陳氏去世兩年後,即光緒二十年(1894年),《白雨齋詞話》由其門人許正詩整理,陳廷焯之父鐵峯審定,刪并為八卷本刊行,即我們現在所見的通行本。刊行後不久,就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尤其是經近代詞學大家吳梅先生在北京大學和南京東吳大學用為講義後,陳氏《白雨齋詞話》的影響更是擴大了。《白雨齋詞話》十卷本連同陳廷焯的另一手稿《詞則》于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一并影印出版。此版本《白雨齋詞話》保留了刪并前的原貌,人們才第一次真正窺見了《白雨齋詞話》的真貌和全貌,對清代詞壇三大詞話之一的這一詞話的認識才逐漸完整,研究內容也逐漸走向準確、豐富和創新。

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中首先說明了自己寫作的初衷、理論淵源、所表達的主要觀點等,即“張氏詞選,不得已為矯枉過正之舉,規模雖隘,門牆自高。循是以尋,墜緒未遠。而當世知之者鮮,好之者尤鮮矣。蕭齋岑寂,撰詞話八卷,本諸風騷,正其情性。溫

^① 包榮翰:《白雨齋詞話跋》,見《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978頁。

厚以為體，沉鬱以為用。引以千端，衷諸一是。非好與古人為難，獨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於中，為斯詣綿延一線。暇日寄意之作，附錄一二，非敢抗美昔賢，存以自鏡而已”^①。在其整部詞話中，陳廷焯提出了其詞學批評的核心——“沉鬱說”。他認為：“作詞之法，首貴沉鬱，沉則不浮，鬱則不薄。顧沉鬱未易強求，不根柢於風騷，烏能沉鬱。十三國變風、二十五篇楚辭，忠厚之至，亦沉鬱之至，詞之源也。不究心於此，率爾操觚，烏有是處。”^②所謂“沉鬱”，即“所謂沉鬱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寫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見，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匪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③。其“溫厚以為體，沉鬱以為用”的詞學觀點在全書中貫串始終。陳氏認為實現沉鬱風格的主要手段為比興：“感慨時事，發為詩歌，便已力據上游，特不宜說破，只可用比興體。即比興中，亦須含蓄不露，斯為沉鬱，斯為忠厚。”^④陳廷焯的比興說自成體系，發展了常州詞派的理論，也是對中國古典詩歌理論、美學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補充。另外，詞話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以沉鬱為論詞核心價值準繩，對唐、五代至清代的同期詞人進行品評，改變了以往論詞對南宋或北宋尊崇或貶抑的思路，以沉鬱為核心價值觀念，對詞作、詞人分析，對南北宋詞人進行新的把握和品評，見解獨到，論見新穎。

①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自敘》，見唐圭璋：《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750~3751頁。

②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作詞貴沉鬱》，見唐圭璋：《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776頁。

③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沉鬱含意》，見唐圭璋：《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777頁。

④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二《白石詞中寄慨》，見唐圭璋：《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797頁。

該詞話刊行至今，大部分對《白雨齋詞話》的研究都是與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發展相聯繫的，對其理論內涵的研究也逐漸深入。但是，多年來研究的依據大多是刪并後的《白雨齋詞話》八卷本，特別是唐圭璋先生將其收入皇皇巨作《詞話叢編》後，對《白雨齋詞話》與陳廷焯的研究以此為據的更多。但八卷本與十卷本畢竟不同。對十卷本進行校勘、刊行，並與八卷本進行比較，不僅可以尋繹從十卷本到八卷本的演變過程，更為重要的是，可以補充、完善甚至可以部分地修正陳廷焯的詞學思想體系，觀閱到《白雨齋詞話》完整的原貌，對詞學批評研究大有裨益，可使對詞學史發展歷程研究更為準確。

第二章 十卷本《白雨齋詞話》點校

自序

倚聲之學，千有餘年，作者代出。顧能上溯《風》《騷》，與為表裏，自唐迄今，合者無幾。竊以聲音之道，關乎性情，通乎造化。小其文者，不能達其義，竟其委者，未獲泝其原。揆厥所由，其失有六：飄風驟雨，不可終朝，促管繁弦，絕無餘蘊，失之一也。美人香草，貌託靈脩，蝶雨梨雲，指陳瑣屑，失之二也。雕搜物類^①，探討蟲魚，穿鑿愈工，風雅愈遠，失之三也。慘慼惛悽，寂寥蕭索，感寓不當，慮歎徒勞，失之四也。交際未深，謬稱契合，頌揚失實，遑恤譏評，失之五也。情非蘇、寶，亦感迴文，慧拾孟、韓，轉相關韻，失之六也。作者愈漓，議者益左，竹垞《詞綜》，可備覽觀，未嘗為探本之論；紅友《詞律》，僅求諧適，不足語正始之原。下此則務取穠麗，矜言該博。大雅日非，繁聲競作，性情散失，莫可究極。夫人心不能無所感，有感不能無所寄，寄託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鬱，感其所感，不能感其所不感。伊古詞章，不外比興。《谷風》陰雨，猶自期以同心，攘詢忍尤，卒不改乎此度。為一室之悲歌，下千年之血淚，所感者深且遠也。後人之感，感於文不若感於詩，感於詩不若感於詞。詩有韻，文無韻。詞可按節尋聲，詩不能盡被絃管。飛卿、端己，首發其端，周、秦、姜、史、張、王，曲竟其緒，而要皆發源於《風》《雅》，推本於《騷》《辯》。故其情長，其味永，其為言也哀以思，其感人也深以婉。嗣是六百餘年，沿其波流，喪厥宗旨。張氏《詞選》，不得已為矯枉過正之舉，規模雖隘，門牆自高，循是以尋，

墜緒未遠。而當世知之者鮮，好之者尤鮮矣。蕭齋岑寂，撰詞話十卷^②，本諸《風》《騷》，正其情性，溫厚以為體，沉鬱以為用，引以千端，衷諸壹是。非好與古人為難，獨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於中，為斯詣綿延一線。暇日寄意之作，附錄一二，非敢抗美昔賢，存以自鏡而已。

光緒十七年除夕日亦峰陳廷焯序^③。

① “搜”。朱筆改作“鏖”，八卷本從。

② “十”，八卷本作“八”。

③ “光緒十七年除夕日亦峰陳廷焯序”，朱筆改作“光緒十七年除夕，丹徒陳廷焯”，八卷本從。

白雨齋詞話 卷一

— · —

詞興於唐，盛於宋，衰於元，亡於明，而再振於我國初，大暢厥旨於乾嘉以還也。

— · 二

國初諸老，多究心於倚聲。取材宏富，則朱氏彝尊《詞綜》。持法精嚴，則萬氏樹《詞律》，他如彭氏孫通《詞藻》《金粟詞話》同上^①、《西河詞話》^②毛奇齡、《詞苑叢談》徐鉉等類，或講聲律，或極艷雅，或肆辯難，各有可觀。顧於此中真消息，皆未能洞悉本原，直揭三昧。余竊不自量，撰為此編，盡掃陳言，獨標真諦，古人有知，尚其諒我。

① 八卷本漏小注“同上”。

② 八卷本於《西河詞話》前衍一“及”字。